

論語釋解

新刊

一

□ 12
917
4





論語繹解序

夫論者以次反覆言及其曠也語者言之因有所承而以發之者也此書所記夫子及諸弟子之言當時蓋皆有與聞之者或因問而誨或爲舉而明或自言以觀或相難以發夫子沒後七十子之所稱盛德及述其教育之方及七十子門人所各揭其師之美而傳其遺緒當時君子聞而識焉叩而詳焉受而錄焉凡如此類槩皆稱之曰語也夫子既沒七十子之徒學各有所尚材各有所長及其分離散處其道頗互不能合也編此書者欲從夫紛流之間而達之其原

者上獨援夫子之語則世之相去已遠無所定真僞
矣下兼集諸家之言則彼此淆亂是非繆錯繁然不
一矣且旨有遠近語有大小雖因其聞者之賢否而
又隨其時義之所在於是就諸子其學所尚其材所
長分其要以採之相其宜以錯之以纂會諸夫子之
語然後旨應遠近語適大小於是乎聖訓之真不疑
而諸子之文各順焉諸子之善不乖而夫子之道以
全焉是此書之所以相雜成編次之義也凡編中所
有若引古書若徵逸詩若先表事以明其指若後記
實以見其歸若比事類以發其曲義若附餘論以振

其遺音者並皆編者所以致要制宜以成其一篇之
總旨者是故篇凡二十而篇各有其旨乃亦編者
之所以纂其要會其宜以成其語之所論者也故命
曰論語而其編此者後儒各推經中微文以互徵其
所出或曰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或曰原憲爲之要
皆億料之言無可以爲確據予意謂七十子門人通
識道之大要者爲之也此書周秦之間傳行蓋久矣
漢初遂有齊魯之異至於張禹合而考之刪其煩惑
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張侯論周
氏包氏從而述焉又有古論與古文尚書同出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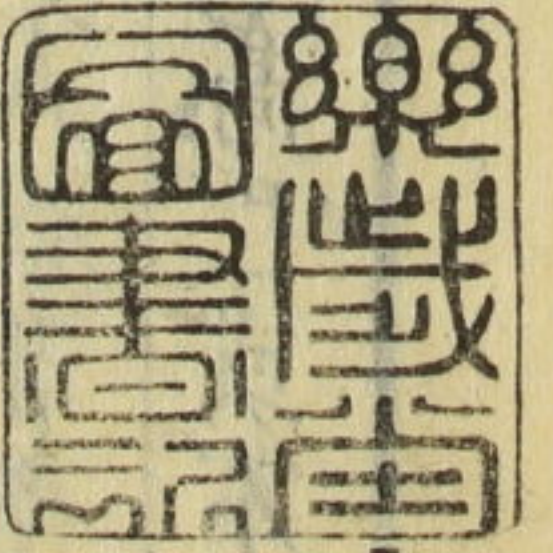
抵與魯論無異唯分子張爲兩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傳焉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二論而爲之註王肅何晏之輩並因之爲解說而齊論遂亡而古論先無師說尋亦廢故鄭之後所傳一皆魯舊而其文時傳異同者意亦齊論與古論之文雜也自宋儒程朱之學興其集註最盛行至於明洪武遂因其時尚凡場屋所試一由朱氏之說以被之功令然集註之說頗畧於考證且果於持論其言時多偏失是以特識卓見之士稍悟其非而駁辨屢起近時本邦文運隆興名儒輩出作論語解能發伏羲而以

斥前儒之謬誤者前有伊藤氏後有荻生氏愿少嘗觀夫二家之說其探賾索隱引類闡微固遠出乎夫漢宋諸儒之上矣而獨恨二氏至於其所以成編次之義猶未能辨之此譬猶舉寸而廢尺取目而舍綱殊不知寸寸而度目目而張寸目皆不可得其當也往歲愿與諸生講此書竊不自揆獨據所見據文釋義作之註解二十卷命曰論語繹解既有以得夫先後之旨而章句之間又多得與漢宋諸儒及我邦二氏之說異者矣然當時以其私淑之說未敢出以示諸人近講業之暇稍復出與諸生訂之竊自思

論語集注 卷之九
以為語不云乎、勸蕘之言、聖人擇焉、此或有一得之
愚、可以採者、則庶幾以補聖道之萬一乎、其餘雖被
世之擯笑、此固其分、又何病焉、乃遂不復秘匿、願有
道君子、有以辨正焉、云爾、

安永六年丁酉夏六月 平安皆川愿撰

論語釋解卷之一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學而第一

此篇總言君子之道、以孝悌為本、學文乃為進
德之設矣、而君子之道、本末終始、不以忠信皆
不可成、是故忠信為質、以行以學、是乃君子之
所務矣、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子者乃孔子也、凡親而內之、則不

復斥其名而曰夫人之子省辭曰夫子若子從姓別
之曰某氏之子若某子也學者希進其德而以業其
道也時者當其可之稱也習者知其通其物之稱也說
與悅同意以為得所遂者之稱也不亦者蓋取類於
其稱之辭也道同而相交謂之朋樂者謂心適焉以
方其會通也有者指其所設事之辭慍者謂忿色發
見外貌也君子者在位為政卿大夫之稱也而凡此
經中稱君子者率多設其宜在君子位之德象以稱
之者此類即是也大抵孔門諸弟子其人率皆是士
士則必當學以成君子之德者也是以孔子所教亦
皆俾其得成君子之道也此為讀
此經者之一大要關不可不知也

首篇以此者乃編者勸學之意而當時夫子教育
作人之道實亦必自勸學如此等語始也而今竊
因此章語意推之此蓋為當時有人厭苦學問以
為終無所說樂且謂君子之義至高已或不得行

之者特發此言以告之也凡孔門所教乃先王之
道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學者亦欲
以斯二者成之已者而今人能躬履之其君臣父
子長幼朋友之間乃所謂成之已也時習之者謂
躬履能時之而以體會其義也不亦說乎者言學
固有以困矣然既從事於學則靡不欲其業之成
而今乃值其常用之之時而以心得其習悟則不
亦愉然以悅乎有朋自遠方來者蓋唯道藝之事
而有或自遠方來從而居者實望外得之故曰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言學則自有是所可為樂

者來也。人不知而不愠者，言學者固樂有相同者。雖然，未有以望之，不見相知之人，即與常人相對。曾無有發愠色，此豈非唯從道藝者，乃已得君子之義者乎？蓋道藝所期，本在成己，非他技藝志在矜能之比故也。夫子於學言其說樂，又論其於君子之道，有可以得其身者焉。勸學之意，抑至矣。

○有子曰：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有若魯人字子有，孝者善繼者善降，其身以兄事長者之德也。犯者，逆戾而觸之之稱也。鮮者，於彼之所想之數內，明此實之有，減其

數之稱也。亂者，擾其天紀之稱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孔子之語，見說苑建本篇也。者，於數物中分稱一物之辭也。仁，解見里仁篇。愚按：不好犯上者，與孝悌睽應，好作亂與仁反睽。

編此以有子此語者，凡為學之道，由文入行，故先取夫子勸學之語，以為篇首。然其所期要，乃質行為本，文章為末，故以此語次之，以見其義也。言吾嘗觀人好犯上者，率多不孝悌之人；如孝悌而好犯上，顏色以諫爭者，為甚希少矣。夫犯上且不好，則孝悌之人而好作亂，干擾天紀，背悖理義者，世未之有也。夫子嘗有言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以此推之，孝悌不好作亂，悖義之人而後君子愛

入之道生焉然則君子之所以為仁之本而其教務立焉者其孝悌之德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有字從皇侃本李巧者迎合曲至之稱也令者人

之所品目以為可好受日令如令人令儀亦立皆是義也令色者蓋謂和柔顏色莫所忤者也

有子不好犯上之說或失之則流於佞故相接以

此其意蓋戒其流弊也蓋巧言令色者率是柔遜

之子姑為之以避人忌怒者然其間又多因以欺

諛陷人不義之流矣要之每事巧令易險不變者

殆是佞奸之徒與孝悌之人無事則和氣婉容有

事則致誠獻諫者其行大相反矣故夫子言吾嘗

多閱人巧言令色者其中有仁德之行為甚希少

矣又按前章有子之言曰不好犯上而不日不犯

上則其行辭之間大有斟酌焉學者不可不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字從皇侃本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省者臨

將發行而內因反想檢定焉之稱也三省者乃周復之義蓋言晨一省已知其無所失矣既及晝夕又恐

前省尚有未到之處因至再三省之也謀者預慮以定其物度之稱也忠者所發不欺所託之稱也為本

聲友者以同其志相處者也交者相與往來之稱也言者謂語有意承導而宜發者也信者能履其成言

之稱也傳者謂發於已而令彼據有也習解見前

和氣婉容失之則巧言令色是為孝悌之人所尤

當加其慎重蓋曾子爲人孝悌而其自勉省救如是則其當慎重之義可以見矣故今以此承前巧言令色之次也吾者曾子自稱也日者每日也三省者晨晝夕凡三次檢省也爲人謀者乃當人之見託爲之謀其事而處分其進退可否也不忠者謂因或避就其人好惡雖明知其可否亦不敢盡其言者此蓋皆出於視人不能如己身故曰不忠乎凡朋之同己道者與友之齊己志者竝皆將依己以決其行止進退者也則於往來交際譬雖以吾片言差錯而在彼則其利害得失或一繫焉苟

相應以不信而率意任口不顧其後則其以誤人者必多矣故曰不信乎傳不習者言傳人以身所未習知者也蓋不習之事所未體識者姑舍之毋傳可也不然漫傳不復揀擇其傷物誤人亦必多矣此亦朋友交上不信之一事也曾子以此三事日省其身以至再至三則周慎用力之至可見焉然則雖爲孝悌之人而不由忠信行之則其所失者必多矣又按傳不習之不信專就學上言之然凡事有所不習而易輕言傳者其義當同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道去聲古本多作導導者執民之所從而以率之
 各又有其提或取司馬法或本周禮然二書出於後
 世率非其真所以及推數求實則皆不合矣清毛奇
 齡云春秋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
 百是十縣一百乘也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宇四千
 乘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六里中計二百五十
 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則百里之國但以二千五百
 六十井得車千乘此說似得之者當且從之為是但
 此章不日諸侯之國而以千乘言者專又謂其以地
 廣人衆物洪事繁常難致周悉而一人之力難任其
 治之意也而其不日治而日道者亦乃君子執此三
 事以制率諸局官務之意先儒之解未及於此不可
 不辨矣敬者用心欲得以當天意所在之稱也凡行
 乎物寓乎器而成者皆謂之事信解見前節者謂制
 度以率之也愛者謂心以其物相引承而不欲去也
 使者役之也民者對君之稱因使稱故曰民因愛稱
 故曰人蓋有同類當相恤愛之義也時者乃其可使
 之時謂
 農隙也

曾子之三省即此敬事而信是也有子之道生即
 此節用而愛人是也而要之孝悌者忠信之所由
 本者而忠信者孝悌之所由立者也是故君子於
 家於國其所為務亦唯以此二者合之彼二者而
 已夫然後其仁澤可以及之人矣即是前章所言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義而編輯者所以承三
 省之章次以此章之微旨也道千乘之國者此蓋
 言君子制率千乘之國者所宜事之務者也敬事
 而信者言君子於其所執民事常敬之不敢慢易
 則其下之執之亦必慎重不至荒失乃其以行乎

民必致信實不爽而民得所賴也志可舒而不敢
 妄費財足以給而不敢空用必率其制遵其度則
 府庫必充倉廩必盈若反之從欲無度好亂常制
 則國計不足財征繁興而民力困弊矣是故二者
 無節則心雖以愛人其亦將歸於不愛人焉矣按
 左傳昭十九年楚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
 內而樹德於外其意正與此同故曰節用而愛人
 也蓋克己節用以從愛人也諸管造脩築必待其
 時而後從其役則田功不妨而民遂其生矣不然
 從人主之肆欲而勞動無時則饑饉必成焉故曰

使民以時也夫子嘗以此答人問道千乘之國者
 故全章乃為明君子用其道施之治之法者而其
 語止是二言者其肯猶云千乘雖大矣苟能如斯
 則已足以為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謹者小心不妄之義也汎者廣
 置而不留著之稱也衆者如公
行下衆之衆周語云三人曰衆蓋三人以上聚處稱
 之曰衆也親者謂身與密比者也仁者謂仁之德也
 舅犯云仁親以為寶左昭二年叔向稱叔弓辭效勞
 曰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此亦與此
 親仁語勢相類者可以推類也行者謂行上數事也
 餘者謂法限已盈而物尚著於其外也力者謂體氣
 之發注以盈焉者也
 文者謂詩書之文也

君子之道已如前數章所言者矣。茲夫子欲與其弟子終成其道，故先告戒，令務其所本以求他日之立也。謹而信者，言凡弟子輩依父兄未得自專，其施舍者且當事，其小心不敢私踰，則信自立乎其中矣。今且從此而行，則久自得通其要也。汎愛衆而親仁者，欲且博愛以稍習，令其仁德親人，凡衆相處，其間必有善惡優劣之不齊，苟從心權衡，欲有趨舍，則愛憎偏向，疏密生焉。汎愛者，心莫敢權衡而無所不愛之謂也。蓋憎心一動，害機於生，能莫之動，則仁乃得以親人。是又其更言親仁

之旨也。然此亦但言子弟之禮爾。如其長老尊者，衆人所宗，則當以薦善紕惡，賞能懲不肖為其仁。寧翹汎愛為可而已哉。行有餘力者，言孝悌謹愛四者之行，亦非一端。譬如孝則晨昏定省，侍養扶持之屬，其餘三者亦各類，此甚多矣。為子弟者當先務行之，必以其事周至，停當無復遺憾為期。然後始退休，於是自顧其身體精力，尚未疲倦，則以其餘就學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日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

卜族名高衛人賢者其德成乎人所不可及者也易者換之也色女色也賢賢易色四字以好字為原伏事者謂執其役事之也竭者謂出致之而成無餘也致者謂遣送以著諸其地也身者藏神之用而為之體舍者也

學以餘力其言似未足者矣且前所云學而時習之者尚未知其習於何地又未知其所學詩書之文竟成何用及審子夏此語乃知夫子惜其全力者固亦自有其故蓋學詩書之文本欲以鼓其全力令從事斯四者以成夫君子之德者然則其學之何得不於其餘力乎賢賢易色者言人能以其智不惑見賢者能賢之即有厭惡欲去之心生則

以彼嘗於好色難去之心取而易之以終成其敬長貴賢之行也蓋夫子之門教人莫先乎詩見大戴禮而詩實始於關雎以教好德如好色是以子思作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亦以此言之也故賢賢易色即是其最先以見已學之成效者乃子夏之所先言之事父母事君二大行之前者亦以是肯也竭其力者即弗愛其力之謂也致其身者謂自以其身立之於君命所在而不違者也自用其情然後其力得竭焉自去其私然後其身得致焉自敬其行然後其言得信焉然斯三者亦

皆非文以繼其志則難能矣是故其人雖或自謙
曰未學而子夏氏必謂之已學之人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

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君子謂尚君子之義以為人師者也重上聲敬重之也威者慢

之及威憚也晉語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語勢正與此同當併考以得其義焉固者堅守其初而不替之稱也周語云守終純固可證也主者立而奉之謂也已者從人之斥我而稱之辭也友解見前此友是虛字如友于兄弟之友過者謂其行之失軌度者也憚者明其難而先縮之稱也改者舍舊從新以易之之稱也

此章正與前弟子入則孝之章相對以各發其義且言君子之所行不若是則無以俾其子弟學者

得成效若前章子夏之言者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言凡為君子者自其弟子之視之若不敬重則慢其教不復威憚之而雖其所學之道亦皆不得成固定也主忠信者謂立忠信之志而尚奉之也無友不如已者言彼或其心視已而自以為不相如者唯當導之以我常而無作阿曲雷同以為相友之行蓋恐使其因驕之至無復自勉進之志也過則勿憚改者言或見其弟子有過則為之師者當直告其非令自改之勿復柔縮軟緩而不告之也主忠信以下乃為師之道無友不如

已者是自持以不回乃信之事也過則勿憚改是
交人以義正乃忠之事也奉斯二者以行之可為
人師矣此章又可見忠信之行隨人各有其宜不
可執一而論之也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者念其危而保
戒也終者謂其所
終之事也追者求逮於已往而往之稱也其肯猶追
王太主王季之追遠者謂其所遠之物也德解詳後
歸者趨
從之也

前章言君子不重則不威故此遂相承以是民德
歸厚矣以互發其義也所言慎終追遠之義即又
連上忠信數章通統之以此四言者蓋忠信之行

由敬而立如曾子三省是也而敬即慎終追遠是
其事之全體總要始備見於此矣學者須察焉慎
終者不敢墜之其末路也追遠者不敢亡之其先
軌也凡人信誓旦旦不思其及者是不慎終故也
其新是好其舊如之何者是不追遠故也是故人
能慎終追遠則輕薄之行除而忠信可立焉矣民
德歸厚矣者言君子能慎終追遠以恆其行則是
其德為重厚矣民德本從上之所道者必望其重
厚者敬畏歸從焉君子之所以能立太信以服其
邦國者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禽陳人陳亢之字子貢衛人

端木賜之字皆孔門弟子曰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者蓋二人共從其夫子之經歷途中之語是以如此是邦者猶詩成是貝錦之是也曰求曰與者竝指其聞之之位溫者內含其物而弗去之稱君子心常思以不忘義文曰溫良者其材可得能遂其所當終至之稱也恭者承當其位而如不致當之稱也儉者約之於常度之稱也讓者不敢專當之稱也蓋心不違仁溫也志不棄成良也謙不踰古恭也守不侈度儉也行不爭人讓也其諸之諸之乎之合即與諸諸之諸同本當在尾末而今於此發之者蓋子貢所解喻之肯已盡於上以得之之數句故下作分判語者特是拖帶之贅餘是以其意急其語勢亦自然短促先因含蓄作結煞稱曰其諸下因補添以見其所含蓄之肯者耳按公羊傳僖二十四年有句法與此類者

然審彼文意蓋未得此解而妄效此法者耶

夫子溫良恭儉讓即慎終追遠也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即民德歸厚之明證矣陳亢之間其意蓋曰凡夫子所經過之間每至於是為某邦之一處必有其君若卿大夫質問而夫子乃聞其邦之政者何以致之也夫子求而得之邪抑人與之而然邪子貢之答意言夫子之所求者自求之於其仁蓋溫良恭儉讓五者之行推之所由來則皆統之於仁而慎終則溫良也追遠則恭也儉讓亦恭德之屬而民歸其厚是以得之矣雖然夫子之所與

入接以其儉讓矣世之求之者寧為此邪然則夫
子之求之其所以與世之求之者異者斯可見矣
其答故作疑辭者不敢專斥君子之義也其諸猶
言其應以此斷之乎人者斤子禽之屬也求之與
者直承其辭而稱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觀者視之於其所而通覽之稱也志者

三字暗已含改之之意
三年謂居喪之間也

是慎終追遠之於孝者而孝乃君子之道之所本
者故序之於此也上一二句蓋古語言父在則觀其

子於其所志父沒則觀於其所行下二句乃因其
語以論孝道者也父之道者謂承順父志而行之
者也言古於禮文有是言則父已不在即改其行
以自任其志者似宜在不譏之列者然茲又有人
三年無改其所嘗承順行之道者是亦可謂之孝
也今按是人為克儉以慕其親者也是以其已可
改而猶不忍改所以卒成慎終追遠之厚焉學者
於此又可以見凡諸德行皆成乎儉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

物之有等級能為與其天命相順而以出之之名也
聖人觀其別之宜而制之度量宜之所在之謂度量
之所分之謂節著其義節以為典則即所謂禮者也
和者此內之所含以與彼中所體承得相合者而以
出成之之名也人受天地之中而生中者天地之所
合合則其道必以和為其極即亦人道之所期極者
矣聖人之道以和為其至要

能儉則和矣父沒無改父之道是和之至也三年
而改者是節之所或宜立也此章論和與節故以
相接也禮之用者聖人所作禮典蓋以為百事之
則則以行諸百事所謂禮之用也和為貴者言譬
如事親事長終始之際專以冲儉承之以令彼此
情意順洽者是為其所貴要也先王之道謂文武

之所設教以令人從行焉者也斯為美者言文武
繼一代制其禮亦以斯情意順洽者謂以為美是
以其改夏殷之制皆以斯美之所得觀者也小
大由之有所不行者蓋凡事物之情其小大相因
者甚多譬如飲酒禮賓為大衆賓為小而主之行
飲禮於斯小大相因之間雖欲用其和亦宜當有
專略之分而今或欲無專略而小大由其和則其
事必有所不行矣知和而和者言學先王之禮知
其用和之為美因欲用其和也不以禮節之者言
不知可以禮節之節者譬如飲禮之用和宜當專

於賓而參賓則略之即所謂節之者也亦不可行
者言苟不知斯專略之節者雖知和之為美因用
其和者其事亦不可行不可行者蓋以其小妨大
則其事體必致有害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信恭因三字上並皆略折擇

人方從物慾易過節度之際能自以身處於其所當
止之名也復者謂履而信之也耻者心思憚其為物
所鄙斥也辱者以降之其卑等之耦之稱也因因循
也親謂父也宗者物之所取以為所出之稱也

承以此章者以申明和節不可偏廢之義也信近
於義者譬如君子者是人之所取其道焉則於其

任教發慮擇其信焉如弟子者是人之所待其事
焉則於其服役執職擇其信焉即所謂近義之信
也若夫出位違望之信者義失倫乖而事必捨焉
矣雖欲於其言望之復必不可得矣恭近於禮者
言弟子宜恭於弟子之禮君子宜恭於君子之禮
若君子而執恭於弟子之義乃挈器失守而龜玉
毀於櫝中矣若此謗責叢至而身被耻辱矣弟子
而執恭於成人之義亦猶是類也故曰恭近於禮
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者言於改其行之際又不
失其親之善當繼述者而因之則後世又必有繼

述之者矣則已亦可為後世所宗故曰亦可宗也
此蓋於信恭言其可節而於因又見其可和駢言
之者乃亦不可偏廢之意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食至滿腹謂之飽以處而適焉謂之居安者心無違而怡適之稱也敏者身能不厭趨事之稱也就者謂往而從之也正者物直嚮不偏側也有道謂有道君子也

信恭不中禮可因而失其親者以身求安居也故
以此居無求安一句相接也而此實為學而一篇
總要蓋身苟求居之安則偷安驕縱而學皆廢於

此矣是故居無求安者乃凡前數章所云孝悌忠
信之行慎終追遠之義與和節之用之所資以為
其本者而雖詩三百之所教者亦唯不過欲使其
志若是言而已是故學之好與不好唯是言可以
勘其實焉矣而編者以此一篇總要者置之於茲
者蓋亦欲以推之其後也居之安者謂其事物之
所往來皆可不以動我心之處也君子之所立其
志者於食之飽居之安皆無求蓋以其唯志于道
也以上蓋古語此已下學君子之法也敏於事者
身不敢居安逸也慎於言者氣不敢從放縱也敏

事與居無求安對慎言與食無求飽對易象傳曰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食以不節則
 言亦難於慎故有此文此夫子所以相對為言之
 義也就有道而正焉者謂有所師事者而聽受其
 所啓發改正以從之也此亦心不敢自足其知者
 也即於斯二者察其中所存蓋非詩書之文固著
 於其心而其人篤好以從事焉則安得其行至於
 此與夫君子之事相近似哉故曰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
 諸往而知來者樂道道字依皇本貧者財有所分給
稱也富者身有蓄資而不窮之稱驕者謂氣習過高
制之不可從者也詩衛風淇奧之篇切劑也磋者磋
之使平也琢雕琢也磨者磨之
使有光也告諸往七字補添

子貢之問即所云就有道而正焉者也貧人之諂
 富人之驕皆出於求飽求安之私者故子貢以為
 無此二者則庶與君子之行不遠以問之也夫無
 諂無驕而欲以從事之非不可也故曰可也雖然
 外行雖善內主未定則是其旋復失陷尚難以保
 若夫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行義有主文章有本

此如其無諂與驕則不事而已能之矣故曰未若
 以見內主之當為先務也子貢及得聞夫子所答
 乃悟夫子其所未許而以謂外行雖善內主未定
 者即是鄘風載馳篇第四章所云控于大邦誰因
 誰極之肯而詩篇承之以衛風淇奧篇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者其詩意蓋言君子教我漸加脩飾益
 得成其美者即是明內既有所取儀式則於所未
 知者亦能啓發常得以進德不已者也然未敢自
 為是遂復舉之以問也凡詩三百篇自初至終章
 章相承意義相貫而後始得達古人之肯若未涉

斯肯者又未可與言詩也夫子答子貢早領已意
 又於詩得知已所未語及之肯故曰始可與言詩
 已矣告往者乃明已意果本於載馳篇也知來者
 許子貢解淇奧得其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己知患不知人也患者以為難而常慮之

稱也

子貢為能知夫子不言之肯者是以相接也此章
 蓋曰譬如飾智誇巧之人方將出其言行其事之
 際常欲人之知以稱譽則必預患人或不知也
 若夫學者大異乎是蓋其心常患不知人而有以

失可開已知之道是以不患人之不知也以上
 三章即篇首所言之肯即亦皆所以申詳彼義者
 蓋曰學者又當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也時習者
 即子貢知來之謂曰樂朋來者即切瑳琢磨之謂
 曰人不知而不愠者即患不知人之謂而彼舉其
 綱而此即振其目者矣讀者以全篇及復詳玩以
 貫斯義可也

為政第二

又此篇本於前言夫子溫良恭而作之者而首言
 政非以德不行因論德培於文而以成本於孝

而以立矣而任政須有舉人遂又明知人之法
 而知人須由溫故因後歸重於學文矣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謂身以發致之而以居之也政者制率臣民而以納
 之軌度之稱也以者謂事際著物也德者我有所承
 而以出之自我中因命彼於其中之所體知承之之
 稱也蓋君子行其身以孝悌忠信為質被以詩禮之
 文者而內以成之已性外以安之人即所謂德者也
 此極之樞眾星從之旋轉歸沒而樞仍居其所自旋
 轉之處而不外移故各之日辰也居其所者有喻不
 必每事檢點之意共者謂持其所相當而同由之也
 上篇言道千乘之國者忽接以弟子之所宜行及
 曾子慎終追遠而前言餘緒有未盡矣今因別起

端承其餘緒以作此篇首章焉通章之意蓋欲語
 為政以德民從其化之形容假北辰以喻之也蓋
 民者以從其君為德故上之所令下必趨之其或
 不順從者其為之上之人非其德而其所為裨政
 故也為上之人其德誠當其位而慎終追遠之務
 以為其德則其以與民德相應譬如北辰之於眾
 星乃雖不躬細務此亦猶北辰之居其所也眾星
 與辰相持而同由其所運旋之道眾民與君相持
 而同由運化之道但上之人務先學以成以身載
 之則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言者猶言

學詩之人以之也蔽者猶定也日日者乃引魯頌言也思者心索之於其條理所在之稱也邪者正之反按駟篇此尚前思無疆言無一篇而止也思無期言無盡風盡雅而止也思無斁言無斁而棄之也其次乃為思無邪教思從其正業也夫父子君臣各當其位之正則其所相求必亦以行其身乃其言必顧行一心顧言而忠恕之義乃在乎其中矣故曾子一以貫之之義與此一言以蔽之其旨一矣

○此章乃夫子示學詩之大法者也蓋夫詩三百者天下言志之所集而民德性之見乎此者矣聖人既撰之志纂之辭先後次序以定其篇蓋盈三百其道大備矣而聖人所設詩教之大旨則又在命人之學之者其平常之用心唯遵此緝熙以制其

思無偏邪其位業無偏邪其位業則慎終追遠之事可以久之其行乃卒成其德故以相次也一言以蔽之者言約其要肯於一言以蔽定之令其肯不復出於此外以取其文義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齊者惕比其大小令相得之稱也刑謂五刑也免者謂得身不以納民者道之也有設限以過民者齊之也又按道千乘之國者道國其首兼朝野而此乃道民道字同而所道異首

前論思無邪者即此道之以德之所由立基而此章乃更細發民化於德禮之情狀足互相為本末

令之興發故編相承接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

言在上之人欲攬民以納諸其治而號令發徵期

會質要有法以來致之鞭朴桎梏刀鋸斧鑕有律

以裁整之也若此者以能制之其外而不能服之

其中苟不服其中則其心遁逸身因從之矣雖嚴

政刑難能及之故免免衆則不尤不尤則無耻無

耻之民日相共趨下流而姦慝淫竇益生焉矣故

夫子戒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蓋因民之所

固有以作興之也崇道勸學尚德舉賢而上又慎

德則所謂道之以德也辨名審物不度不舉而待

民以其有禮則所謂齊之以禮也若此者民尚其
庶隅而有所不為焉有耻也既道之德則德性萌
乎內而齊之以禮則誠乎感焉且格也觀前為政
之章知上政非德不行矣觀此章又知下情非德
不化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志解見前學者學詩禮也後篇云興乎詩立乎禮且詩言志使人學焉以為其志者乃知此志于學是先屬於詩以言者也立者以後脚相從以定前脚而止住也惑者居其中而求之其外之稱也知者心之喻其來物也天者以其轉生於我外而見焉者稱之也命者所令我奉載而其事不得不由彼者謂之

命也耳者聞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曰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可證也順者謂無逆理也易需六四云需于血象傳曰順以聽也義正與此同從者委身以赴其所之稱也踰者謂跨其所界而出也矩者成方之器故前後左右之畫相繫會以成方正不邪者亦稱曰矩也按此等章前儒推尊聖人太過其解往往離本文騁億說遂致視聖人如非人類者今槩不取

夫子言學成其聖此即是德禮化人之太效可見
者故置之於此也十有五始成童之年也志于學
者言自以其心之所之則做詩篇所言之次序以
為其業也三十而立者立于禮也前已學詩得所
當志而未得之其當施用之方今學禮則於凡倫
類交際得明知之其分宜乃可以施行也四十而

不惑者蓋其志則欲矣其禮則時矣然不能行皆惑之徒也夫子已立而猶未免時有惑失而乃亦始絕斯患也五十而知天命者蓋人有今之所不履而異日必悔之今之所不思而異日必耻之今之所不虞而異日必困之且其異日之所至亦甚痛切極苦難自堪之者焉矣又有今之所或難而異日必安之今之所稍厭而異日必慕之今之所或惡而異日必好之今之所或窘而異日必樂之且其異日之所至亦甚怡極懌難自持之者焉矣然能當今亮察異日所至而預無失其趨舍之宜

者是所謂知天命之類也夫子已達詩禮而時行無惑又能覺循詩禮者異日之所至與不循者異日之所至而以勉焉是五十知天命之義也六十而耳順者因上天命而言蓋天命於我隱微之中詩云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卽是也是以雖彼有命非如面提獨就其近擬求響通猶如耳屬而聽取之爾故言耳也耳順者言初聽取之稍艱而今其耳漸熟其聞順易不復費力乃是心與道漸合之境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蓋言知命既明知物既至心與之從性與之成日用百事所擬度

其宜不待深思而自能與其矩合不復有踰之以
動者是以始得自許以從心所欲也按不踰矩者
即是堯舜執中之所冀願者而大學絜矩中庸忠
恕亦皆以此為期要者爾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
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
何忌指所入之誤軌稱曰
也

此章夫子所答之旨乃專在曉之以孝亦顧誕命
而以動焉者矣而下文三言以禮者乃亦與前章

云不踰矩者其義實相貫接且如此章所專論孝
者又乃是行道之先務故遂復以此相次也無違
者蓋本於詩邶風谷風篇德音莫違與爾同死而
言而未子所言猶云無違則得孝觀下樊遲之文
即知此夫子往在懿子之家而相語以此也而其
答僅止此二言而不加之以如下答者蓋以懿子
為魯世卿雖其父祖之道亦當以循禮文為本志
故對懿子曰無違則其謂父之道者固自存其中
父之道自存其中則禮亦自存其中故僅止此二
言而不復加言其餘也此亦夫子敬其國卿大夫

之至是以其言如此然其意乃恐懿子之未達其義也。因樊遲之御其車於歸途更復舉其所問答為樊遲誦之其意蓋又欲待樊遲之問以盡其餘蘊而令懿子更傳聞之也。樊遲驟聞果疑無違道者似不與孝同者也。意謂必更有其說矣。故曰何謂也。懿子不切問而樊遲切問蓋孔門弟子其求聞之志本自迥別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名彘懿子之子也疾者惡也有欲遣去之不止其物之義憂者知其無可通而猶念之也父母謂父母之情唯者無復他之辭其共子也

前章夫子之對言及葬祭則知懿子方問時其父母已不在也。此章夫子之答唯其疾之憂以體其心為言則又知是時其父尚在故也。而二章編次相比者乃亦以見其事之道存歿異宜也。言父母生其子固欲其之相繼述矣。然其子心或睽背疾於其事則父母之情其憂之非復他事比也。欲為子者體知斯父母之心而順以事之故言之也。中庸云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又云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其意正與此同。而無違父母之志者

即是使父母憂者矣而無違又即前章思無邪是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者以置而生長之也別者謂與作各分也按子游子夏並孔門高足弟子而問今人所為不須問之孝者蓋亦欲得知其名義之正者耳

欲立所答武伯之義故更引辨其似而未足者以歸重於前也言今人之所稱曰孝者是當謂為能養夫養何足為美乎人之有養乃可自僕隸奴婢以至於犬馬皆能為之此殊不難者矣然則子於

父母縱雖能養然不加以其敬吾未見與其於養禽獸之心何以為別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夏孔子弟子姓名商衛人難者難於為其事也史記倭幸傳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啗而色難之當與此併考以得其義也先生者稱老者及師長也勞者謂勞役之事也

此又退其能養且似有禮而非者矣學者更讀至此而後因以自省則其於孝敬思已過半矣色難者謂意難其事而見之顏色也言服其勞及饌酒食者弟子於先生之禮固當然而其雖為之而有

難色者汝豈曾是以為孝乎以見愛不發諸誠心則徒禮不足貴也夫子嘗視門人猶如子則古義可見焉故於弟子事師之行舉之以喻孝也按凡此類竝皆當時夫子之答尙有他喻孝之辭不止於此而此唯於其中節錄此數言者爾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言雖已所不欲而敬從其志以用意也愚者其所任載而不能辨者之稱也退者謂其見顏子如愚之人退出也省解見前其私者謂顏子不於夫子之前而私相辨論者也發啓發也敬而不違事之以禮此乃前夫子答孟氏父子及

子游之肯也苟以不敬則禮非其禮此又前夫子答子夏之肯也蓋其義先後實互相發而前子夏之章乃言之於事師之上矣故此更承以顏子事夫子之不違蓋又以見師道與父道等也言顏回方吾與言時雖終日而不違吾志自外觀之直如愚夫然然汝輩勿以輕覷之更須思退出而有以省其燕私之語必有所啓發矣顏淵所為者自有別論非以愚故而然也蓋夫子恐諸人不能知顏淵之不違乃以其德量而然者也而見以為愚夫矣遂不留意於其辨論之言以取啓發也故為發

此以明其實有大過人者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視者目也取其物也以字觀字由字解並見前察者視以取之其隱微之稱也廋者方吾所當露之處作之壅蔽之稱也

此乃因前夫子善知顏淵遂及此知人之法且前篇患不知人之餘亦從此始作發見矣視其所以者言凡其身所承載行不以彼即以此譬如不以人所知已即以知人是也視其人於此則其心之所之已有定向而其所由之道可以知焉矣觀其所由者言又其所由之道不出此而出彼譬如不

由父之道而自由所欲是也觀其人於此則其志之所歸已有區別而其所安之宅可以知焉矣察其所安者言凡其身已居焉而其心不動萌於彼即動萌於此譬如逸欲不擾之即厄困擾之是也察其人於此則其德之所應已有必至而其所蓄之虛實可以知焉蓋其人之所以所由所安皆有使之然而然者也而今吾能執其矩以量之人不能掩其情明矣故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解見前據今而稱舊所未變謂之

故也孟子云天下之言性故而已之章亦即論知新之用者而此所言即指詩書荀子云詩書故而不

切即是也師者待以有所取法而尊事之者之稱也

○前章視觀察之所取其矩準者即故也而知人即又教導之資故承以此也溫故者言凡先王之詩書法言學習之而心常不忘也知新者溫故則常明常明則可以知新事之可否得失則可以為人之所取法而以教導之也如夫子答子貢即亦溫故知新矣

○子曰君子不器君子謂君子之所也凡物有其形分而以當任載事者謂之器易繫辭傳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此器字亦乃暗與道作反對以言者也

溫故可以成器然君子所貴於學者在以知新知

新則其行躬可以得不違道是故君子之於學欲以為行道之資不欲以成其材器若徒欲以成其材器則小人矣故曰不器也此下比次以論君子小人之言者以勸其學文執德之真與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即中庸言

顧行顧言之意

前章唯明君子之德之為物此章始入學其德之法子貢乃問君子之德所以得於己者蓋欲得聞其答而以從之也夫子答言欲得其德成於己當須先務行其身所言而後從事君子之德也先

行其言者蓋亦因人而教之者而前章所云知新亦謂是類也其言即亦所謂故者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其周者以終復

之稱魯語叔孫穆子曰忠信為周亦謂能復其言能復其言即是始終不離道故曰周也相因而與作並之謂比亦謂於道之所在與之相比也

子貢先行其言即尚不免為比之類
人之長於言語者自短於行故有前章之訓然而若以欲求君子於言行之間乃亦是未能反三隅者故復以此章補之也周比者蓋言行其言者之差別也君子義以為樞而未嘗與離是以行其言也有以始之必有以終復之故周非因其言之而

遷故不比矣小人無義則因比言而遷故比而不

周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者掩罔以取之之稱也

殆者幾乎顛於彼之稱也

此復明故之用者也言學而不思則其外言雖順而內氣未能順焉乃尚以其道為罔人矣思而不學則其內氣雖定而外應未能必焉乃尚以其事為殆矣然則故者乃亦定事決慮之所由出者矣此又思無邪之所以又必須學詩三百者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者治也謂附麗抵擊以求屈其中也如他山

之石攻王之攻也異者謂物之與此別形者也端者謂物當於我之首始也蓋謂同事而其可以從理者其端緒相異者譬如同是外國使者而其一宜可以怒使懾服其一宜可以愛使悅服也害者謂妨奪其道也

此與前章相反以發其義者矣蓋有人欲著學者於事物異端相軋之地用以相攻以長其智習其巧者而夫子以此譏之也蓋若如此攻之則事物之無窮變異且至而應之者巧詐為尚悠悠為性無復可以立其常矣故曰斯害也已言其事歸於自害其德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衛人誨者謂於我示導之也

此即遇事之異端而理之之法也子路蓋曾患遇異端之難理故夫子誨以此也蓋人患智之眩異端者好勝人者也不好勝人則亦任其實然者而已何患之有日誨知之者蓋誨不惑異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者蓋凡處事之際匪難通其所不知則從物失已而雖其所知亦昏冒矣今若能舍所不知而守所知則可以除蔽惑矣故曰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

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矣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學于祿者學詩大雅文王之什早麓篇也所謂瞻彼早麓榛楛濟濟豈

弟君子于祿豈弟者是也凡為詩之義有曰文者即孟子所云不以文害辭者而如于祿早麓者是也蓋

詩人本意唯在言于祿而且優柔以發之故先取文而言早麓如言榛楛濟濟則又因早麓之文更取比

象以及之者爾三百篇中此類極多矣今記論語者不書早麓而書于祿者乃亦因夫子答意中有于祿

字遂從其義易通者以書曰于祿也于者冒進而求之之稱也祿者安享廩米後世因襲者謂之祿然凡

詩中所云祿者其義又有小異按禮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

之名也詩中所云祿義亦類此蓋謂天命德於身而安及後世所云于祿者亦乃求受天之德而從事之

之謂也闕者謂疏空之而以內當外也疑者心惑兩端而不決之稱也寡者亡其當耦之稱也尤者為人

所異指之稱也悔者念往之妄為之稱也又按夫子所答之旨乃本於早麓之前篇棫樸及緜篇之義棫

樸之末章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乃聞見闕疑殆慎言行其餘之旨之所由本者

也緜之末章云予日有禦侮此乃言行寡尤悔之旨之所由本者也在中二字亦本於早麓第一章黃流

在中以言之者也詩篇之義先後相貫以成之者已詳于前今不復贅而夫子日祿在其中矣則此殆其

知天命之階梯與

闕疑闕殆即不知為不知之謂慎言行其餘即知之為知之之謂所以相接承焉多聞多見者謂於

將言行之際思之平昔見聞同一事上而多端雜然也言平昔見聞多端未決其是非者乃闕其中

疑殆者不施之言行也慎行其餘者言雖所知而心亡焉者是不慎也今每守之而不敢亡之是慎

心亡焉者是不慎也今每守之而不敢亡之是慎

論語集注 卷之一 三十一

也疑殆者既闕之以待異日通焉而今言行於其所闕之餘不疑殆者亦當以慎守也若能之則終得至其言寡人尤之其行寡自悔之祿在其中者言君子之德性得以成乎其中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孫記者此與君對稱辟內稱也舉者引取而上之也直者不枉曲之稱而此以直乎道者言也下枉者與此反也錯者置而合之也枉者不平正也

闕疑闕殆行其餘則直直而舉所知則是所謂舉直者而前知人之肯應若又以聞見言行論之則

溫故知新之肯亦應焉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乃為政以德之肯至此而應焉矣直者與民同居而民貴之枉者與民同居而民賤之今舉貴以錯諸賤則民自不得不服舉枉者乃又與之反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勸者與之令向其進之稱古有二義其一勸人其一自勸此所言乃自勸也臨之者位臨於民所仰之稱也莊者謂內氣充實以致其外之盛滿也慈者含容欲以成其之所達之德也順成而莫之礙之謂善夫子此答乃亦道之以德之意也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其意猶云吾欲民皆敬忠以自勸法當

如之何也。夫子之所答，乃以三者分疏以言之，不復為統貫布置者，蓋欲以明其要領，餘使自擇也。臨之以莊者，蓋人篤行其正誠，則內常無愧怍之情，而外色亦自粹益敷榮焉，以使民望之，猶如天則始可以臨其民，使之敬共焉，是謂臨之以莊也。君身務孝慈，而其心常不以此，不敢自安，則民必倣之，即亦以成忠於其上矣。故曰：孝慈則忠。凡民雖好是德而不能自勸者，一由上之人不用意薦絀以辨之，良慝也。苟舉其善行者，加之其上，令之教誨誘導，則民自勸以趨其善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此為字，簡為詩為禮

之為為政者，蓋謂講庶政事務以習之也。書周書君陳篇或謂書云之間，蓋脫一不字也。此說近得之者。有政之有字，蓋語助。凡古人欲直就其物所在以稱之者，往往用有字助之。如云有官有禮，有典有吳之類，皆是也。施施及也。

此承前章孝慈則忠，無又為前章攻乎異端者，申發其義也。或蓋恠夫子雖言君子之道，而獨未及政事之學，故問之也。書所言太抵言惟當一心孝，恭則友于兄弟者，一由此出而下民亦從之乎，感而化焉，乃是施有政者也。夫子引之者，蓋欲以破

或人謂政事之學亦宜須預為之見也言書之所
云豈非謂專唯勉以孝其効可施於有政乎然則
尚孝者是亦為政者已政事本於德德本於孝則
是雖唯言孝而為政莫大焉其他則猶如云無有
然子奚其為為政豈謂號令發徵期會質要之屬
乎盍貶之而言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其何以行之哉日人而者置之而稱也安置乎置於道也信猶信而好古之信無信者謂其義屢變罔有紀極也可下略折行字按說文輓大車輓端持衡者大車載重岐衡與小車不同軌亦輓端曲木持衡者也

此章亦見攻乎異端之無益又以見良德之所本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者其意猶云人以其當躬行道者而其心汎濫其行屢變莫用意於其所終始者夫子乃不知其可以行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者其意暗以大車當君子以小車當小人以謂大小皆必當有所信之者也輓軌者竝其車之所因以行者也信亦君子小人之所因以行其事者也蓋人能學以明道通故然後始能知事之可不乃可以固行之而不渝乃有以能成之焉矣不則雖泛攻乎異端竟無得定極則徒勞歸於無益

而又不可以行而已故曰何以行之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損者謂還之而以爲不滿也益者謂已盈而更加焉因解見前

此章純是溫故知新之事矣子張所問蓋舉古語而問其義也夫子答意言譬如欲達殷人制禮之義者且先因之於夏禮以求其異同者則其中必有所損益者其損者殷人之所不取益者即其所取之者也殷禮之所尚者於是觀之則可知也譬如欲達周人之禮之義者且先因之於殷禮以求

其異同者則其中必有損益周禮之所尚者於是觀之則可知也是故知新之用無不由溫故之力苟以是術求之則雖後之或繼周而興者其所道者皆可得知焉則豈啻十世而已乎雖百世之後之禮制亦皆可以得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論解見前此章蓋夫子所據殷而議夏據周而議殷之言有與前損益之義相當故以相承也蓋夏人尚鬼殷人尚質尚鬼則必有非其鬼而祭之殷人易之蓋賤其謂也是殷禮可知也尚質則每事守內樸細

外智是以其人雖或見其義之可從而不敢為周人易之喏其無勇也是周禮可知也夫子之所能

言三代之禮者此類是也

○子曰其愚而祭之館必具養不食無養也

大賢補水宜下以對

養者下對味謂假借養十廿而已

所以養德也

養德也

論語釋解卷之一終

